

通俗本

# 士兵從前線回來了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圖文4 · 36K · P168 · 基價\$5.1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

6001 2000

編著者：卡達耶夫 繪畫者：達 哲

發行者：永 洋 印 書 館

上海福州路380號 電話92213

印刷者：永 洋 印 書 館 印刷廠

上海陝西南路238號 電話72798

經售處：聯 豐 書 店  
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

# 目次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謝明和他的家   | 一 |
| 特任事務長戴加金 | 六 |
| 訂婚       | 四 |
| 會親       | 五 |
| 回拜       | 七 |
| 葛倫伯和新村長  | 八 |
| 上山去了     | 九 |

|   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八 | 恰好趕得上     | ..... | 二〇    |
| 九 | 士兵從前線回來了  | ..... | 三〇    |
| 十 |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| ..... | 三九    |
|   | 附記        | ..... | 蓮 岳 三 |

## 一 謝明和他的家

謝明從前線回來了。

在砲兵連裏，當了四年兵，謝明回來的時候，已是個很好的瞄準手了。這次回家，他帶了許多士兵的東西，一把手槍，附着十顆子彈，一把砲兵用的彎彎的寶劍，（註）一枝馬槍，一對「檸檬式」的手榴彈，還有十字勳章和一個背包。背包裏面裝滿了衣服和其他

〔註〕這種彎的寶劍俄名爲「別布特」爲通俗起見，本書一律用「彎寶劍」來稱它，請讀者注意。

名貴的小東西。

當他疲乏地走到離家只有十五六里路時，在夜色中所見的一切愈來愈熟悉，疲乏了的腳不知怎樣加上了油，走得越來越快，快得簡直跑了。

他走到自己家門口，輕輕地敲了敲門。他想等母親開門問誰的時候，用士兵的方式，立正，敬禮，並且報告，向母親說：「報告老太太，你的寶貝兒子謝明本日退伍回家，一切都好，請發給一頓飯吃吧！」可是他一聽到她用感冒的嗓子問「找誰？」的時候，他的心跳得非常快，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啦。門一開，他脫下皮軍帽，訴苦似的叫了一聲「媽媽，」就再也說不出別的話。接着他就衝上前

去，抱住母親乾瘦的項頸，再叫了一聲媽媽，便哭了起來。

第二天上午，謝明幸福地睡醒時，睜開眼睛看看，只見滿屋子都是士兵的名貴的東西：軍服，槍枝，彎寶劍，這些東西後面，還藏着一切家用雜物：篩子，時辰鐘，小畫片，神像，蠟型的復活節作的花餅。他不自禁地得意起來，想道：「當兵的人能從前線帶多少東西回來啊！滿滿一屋子，還有滿滿一背包啦！」

謝明一轉眼，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。她身上穿着自織呢的男棉襖，頭上包着細棉紗的頭巾，腳上穿着一雙農民用的長皮靴。她正在胆大而好奇地東張西望，看看謝明，又看看那些士兵的東西。

謝明向她看看，心裏很奇怪，四年沒有見面，小妹妹芙落霞竟長得這麼大啦。四年前，他出去打仗的時候，她還是個小咪咪，如今却已長得大人一樣了。

「長得這麼大了，我的小妹妹簡直不像芙落霞啦！」

「怎麼不像呢？還是你的小妹妹芙落霞啊！」她大大方方地說，一點也不因為和士兵說話，而怕難為情。她看看那些東西，接着就說：「這些東西多麼好呀！黑的軟皮皮鞋，鞋頭還挺硬的啦！這把砲兵刀，彎得多好。還有背包，看看都重呢。裏面裝些什麼啊？」

「不要去動它，裏面有手榴彈，一下子就會把房子炸壞啦。」  
謝明阻止他的小妹妹去動手。

「你的手榴彈是檸檬式的，還是瓶子式的？」芙落霞問道。

「怎麼，你也懂得檸檬式和瓶子式的了？那裏學來的呀？」

「我懂呢，檸檬式的，要先把小保險針扣開，才好丟，不然是不會炸的。對不對？」說着她走了出去。

過了一會，謝明起來，拿着剃刀刮鬍子。芙落霞回來，告訴謝明說：「有一個人問你的好。什麼人呢？你自己總知道的那個人還問你的心思改變了沒有？你請不請媒人去做媒？你是不是把她忘記了？」

「你別搗蛋，想用這種話來擾亂我。我刮鬍子的本領好得很，絕對不會因此就刮破臉的。」謝明一面說，一面也就刮完了鬍子。

「你去告訴那個人吧，只要她還記得我，我是永遠忘不了她的。我的話，過去這樣，現在還是這樣，牢不可破的啊！」他用紙擦着剃刀，一邊對着芙落霞說。

芙落霞聽了這話，莊重地點點頭，衝到他哥哥跟前，親熱地和他低聲耳語：

「今天李梅家裏開晚會。他不是瓜田和伊凡的瓜田相連的那個李梅，而是有兩個兒子當兵陣亡的那個李梅。他家現在住在水塘邊。今晚輪到李梅家的柳碧開晚會。你到那裏去，就可以會見那個人。你有零錢買些小餅子去請請姑娘們嗎？」

「零錢是還有的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，她們對當兵回來的人沒有什麼大要求。」

謝明家裏，除了他的母親和妹妹，現在已沒有別的人。原先，他的父親和外祖父都住在一起的，家裏的事有父親負責，所以謝明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完全是個主人。父親在戰前兩年死去。那時家裏由還很壯健的外祖父和母親主持着。他們沒有田地，沒有牲口，靠着一個鐵匠爐維持生活。戰爭開始那年，外祖父給輕騎兵的馬，釘馬掌，不知怎的，被馬在他胸膛很重地踢了一腳，立刻就吐血，不久就死掉。到戰爭第二年，外祖父埋在地下，鐵匠爐也就鎖上了門。他們這幾年生活怎麼過的呢？謝明吃午飯時，母親告訴他一些情況。他一邊聽着母親的傾訴，一邊吃着有胡椒大蒜的馬鈴薯。

的稠湯，和純粹粗麥粉做的盤花麵包。這些故鄉風味，他想了四年啦，比在羅馬尼亞戰線上吃的小白麵包要好吃得多呢。

他們現在是可以好好地過日子了，這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的賜予。地主葛倫伯的田地牲口等都給鬥爭來，分配給窮苦人家。每人分到四十畝。謝明家裏分到一百二十畝地，一些種籽，一匹馬，一頭牛和三隻羊。現在他們才種了四十畝地的麥，其餘的八十畝，等着謝明回來決定種向日葵，還是種瓜，或燕麥或大麥。

吃完飯，謝明到敞棚裏去看看不久以前還是地主的馬、牛和羊。牠們都很不錯，謝明很滿意。後來他又打開那間鐵匠爐。裏面黑而且冷。但裏面的一切，他都很熟悉，都還是老樣子，門旁邊那個石

白，都還在原地方。

謝明今天才感覺到自己做了主人。今天他很可以出去逛逛的，但是地方上的風俗却要求回家頭一天不出門。人們要拿回家頭一天不出門，來判斷一個人能不能夠自立。謝明只得在自己的院子裏走走，帶着主人的氣概，用指揮官般的眼光，檢查院子裏的一切。院子中間凍結着一堆糞。他覺得它不應該堆在這地方，就拿起叉來，搬到小敞棚後面去。

他覺得對這真正有益的工作不習慣了。在軍隊裏，時時帶着大砲在別人田裏橫衝直撞，挖壕溝，瞄準，開砲。四年來都是這樣。如今做真正有益的工作反而不習慣了。但是他却抱着愉快的心情

做下去。

太陽漸漸地西沉，離開晚會的時間越來越近，謝明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可是鄰居們不斷地從街上來到籬笆跟前看謝明。這也是風俗。老人們一個個扶着拐杖，走到籬笆跟前，將拐杖換到左手，右手就伸進籬笆和謝明握手。他們有的叫謝明，有的叫「帶勛章的」，有的則開門見山，劈頭就說「上帝保佑你。」謝明一個個地和他們打招呼，恭恭敬敬地行着禮，回答着有禮貌的話。

女人們也來看他。她們也很好奇，話却直率得多了。有的說：「謝明，你好吧。很歡喜見見你啊。你終於回來了，真是謝天謝地啊。我們以為你還在那裏追趕德寇哩，可是人們說德寇在追你們啦！」

有的却說：「歡迎我們的壯士啊，但你爲什麼在前線只得到一個十字勳章呢？」又有的說：「帶勳章的，你的肩章那裏去了呀？」謝明把女人們的話很好地對付過去。

比他早「復員」的同村士兵們也都來看他。他們穿着軍服，掛着肩章，戴着軍帽，挺着胸膛，站在籬笆跟前，先拿着烟袋或烟盒和捲烟的紙，請謝明吸烟，然後自己也吸着烟，才開始談話。有的急於打聽前線的消息，到底是完全講和了呢，還是仍在打着仗？有的則說：「你也在砲兵六十四旅嗎？我是在第七榴彈砲連的。一九一六年冬天在威列克地方作戰，你們在大路右邊，我們在大路左邊，離得很近啦。」有的則問：「列寧還在辦事嗎？」或者「克倫斯基

還沒有捉到嗎？」（註一）

謝明告訴他們：「我們已遵照大元帥准尉克雷林科同志的命令，從今年二月二十日起，各路全部停戰議和，現役軍人一律復員。」（註二）

砲兵六十四旅，一九一六年冬天，確在威列克地方作過戰。列寧呢，仍在辦着事，並未辭職，關於克倫斯基那反動傢伙，聽說從英

〔註一〕克倫斯基是俄國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的執政者。他對十月革命竭力鎮壓，可是他失敗了。失敗之後，亡命海外。他是蘇聯的反革命首腦之一。

〔註二〕克雷林科是一九〇五——一九〇七年彼得堡布爾雪維克組織裏的主要工作者。二月革命的時候，他在前線當准尉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被任爲大元帥。當時大家都還以他從前職銜稱呼他，所以叫他爲「大元帥准尉克雷林科」。

國人那裏弄到一張假通行證，化裝逃走了。」

還有村裏的許多小孩子們也都來湊熱鬧，看看謝明。有的向他討子彈殼，有的要小白鐵瓶，有的問他是不是布爾雪維克。

謝明把他們一批批對付過去，天也就晚了。這時李梅家的柳碧已預備好晚會的佈置。不久，姑娘們陸續到來。她們依照風俗，順着牆坐下，即刻從懷裏掏出手工來做。這些手工還是去年秋天就開始，專爲在晚會上做的。因爲風俗是如此的：姑娘們在晚會上不好袖手閑坐。每個人都可以在青年男子面前誇耀自己的手工。這時窗外已有許多青年男子。帶頭的是一個水手，雙手按着手風琴，奏着輕快的音樂。他將頭探進門來向姑娘們看了一下。她們專心